

## 目 录

- 重返天汉迎解放.....吴遵文（ 1 ）
- 我在突围中的经历.....张国祥（ 9 ）
- 回忆突围中的艰苦战斗.....张文良（ 14 ）
- 革命火种不会熄灭.....张勉平（ 19 ）
- 消灭倒坛队.....夏茂林（ 22 ）
- 一场抗丁抗款的斗争.....邬学昌（ 24 ）
- 地下交通站——方家三屋.....杨文舫（ 30 ）
- 城工指挥部的基地——白果树.....张勉平（ 32 ）
- 系马口的两个联络站.....梁尊五（ 37 ）
- 掩护青年投奔解放区.....黄训民（ 41 ）
- 突破封锁线 投奔解放区.....刘小康 黄 涛（ 48 ）
- 王云给黄训民先生的信.....王 云（ 52 ）
- 护送武大同学过汉川.....王家才（ 53 ）

火烧脉南碉堡·····	鄢振雄 孙涤清 ( 57 )
进攻分水咀·····	陈宗豪 ( 60 )
三打城隍港·····	杨金福 ( 63 )
深入敌区探敌情·····	孙文魁 ( 69 )
保护公文 只身突围·····	孙少炎 ( 72 )
消灭残敌 扫清外围·····	何方植 何望平 ( 75 )
天汉革命根据地生活片断·····	张 弦 ( 79 )
三进汉川城·····	夏正民 ( 83 )
天汉县政府通告·····	县党史办 ( 87 )
汉川县人民政府布告·····	县党史办 ( 88 )
参加北平起义简述·····	张伯权 ( 89 )
我参加“重庆号”起义前后的经历·····	丁宪武 ( 93 )
投向人民的怀抱·····	赵东升 ( 104 )
随军渡江侧记·····	刘清明 ( 108 )
动员晏勋甫留下来·····	阮 冰 ( 112 )
晏勋甫先生生平·····	王传育 ( 118 )
方植三烈士事迹·····	傅烈贵 ( 119 )

涂明启烈士简介.....	陈贻顺 ( 121 )
戴金林烈士传略.....	朱昭文 ( 123 )
无私的奉献.....	朱昭文 ( 125 )
化干戈为玉帛.....	杨文舫 ( 129 )
危难之际见真诚.....	梁诗锦 ( 132 )
解放前我的乡村教师生活.....	余子寿 ( 136 )
解放前庙头乡的几次选举.....	王鸿书 ( 140 )
杨干其人.....	毛望华 曹耀坤 ( 143 )
杨干祸县的罪恶.....	县志办 ( 144 )
准函检送冯亚佛等原呈复请查照由.....	县志办 ( 147 )
汉川公民代表发出请政撤(销)(惩)办杨县长 通电.....	县志办 ( 149 )
杨干在垌塚“清乡”中的罪恶.....	李永白 李佐吉 ( 152 )
八月二十三 打死袁新宽.....	喻兴邦 ( 157 )
解放前汉川县农村经济状况.....	黄正册 ( 161 )
汉川解放前粮食市场一瞥.....	胡涤尘 芦南强 ( 166 )
解放战争时期汉川的金融概况.....	李碧峰 ( 170 )

回忆建国初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做法  
.....杨昌琼 张 弦 ( 174 )

建国初期我县司法活动的回顾.....殷伯琪 ( 181 )

除旧布新 建设汉川.....邹学昌 ( 184 )

小资料:

中原突围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渡江战役

编后语

# 重返天汉迎解放

吴道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原突围以后，一批未能随大部队行动的同志，奉命分散隐蔽，转入地下活动。时隔一年，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继续挥师南下的声势，象一阵春雷，唤起了蛰伏的革命者，他们积极组织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天汉人民，投入到恢复天汉老区和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去……

## 串联革命力量建立襄河支队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刘邓大军南下的影响下，就地隐蔽的李知本、朱泽九相约到湖南会合在当地隐蔽的彭怀堂，一起分析县内外的形势，认为当时汉川国民党的统治势力，在全国形势影响下，已经开始动摇，各乡保政权已感到时局不稳，各算各的命，因而放松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中共地下支部有的一直在隐蔽地开展活动，随着解放全国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更大的鼓舞。他们认真地研究了开展工作的部署。李、朱在返回汉川时，途经岳阳，会见了朱昭文，过华容镇锯齿口，会见了夏昌良、孙国栋，转途嘉鱼会见了周子楨，回到汉川蚌湖口会见了张曙光等分散隐蔽的同志。李、朱排除险阻，四方联络，传达他们和彭怀堂一起研究的关于当前开展活动的部署，要求大家，迅速行动起来。

这年的十月份，国民党汉川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刘琼，带领人马到分水咀要商捐、拉壮丁、敲诈勒索。一天，分水咀的万和盛药铺宴请刘琼，他的卫士只身上街买桔子，被李坤字（中原突围前天汉指挥部手枪队长）发现，李见机将其打倒，夺走了德式手枪。保安队闻讯，如临大敌，把分水咀搅了个天昏地暗。李的夺枪行动，给隐蔽地下的同志是很大的振奋，敌人却草木皆兵。当时国民党武汉行辕通报：“共匪彭怀堂、李知本带领三百多人，在汉川县分水咀抢夺县保队枪支后，向襄南方向逃窜……”。

这年的冬月间，李知本、李坤字、李国栋、崔金标、丁志忠、李玉龙、张小发、张见苟等人在大沙咀朱泽九家会合。由李知本主持开会，他首先分析了全国将要解放的形势，明确了当前汉川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抓丁、反征粮、筹集商捐，发动群众，联络分散隐蔽的人员，扩大组织，建立武装，打击、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等。会议确定，军事方面的工作，由李坤字负责，政权方面的工作由张见苟负责。同时在杨林沟建立商会联络站，由孙启明以商务会会长的身分开展工作。还指定罗老七为联络站的负责人。随后，便亮出新四军襄河支队的牌子，为什么要用这个名义呢？因为抗日时期，就有一支威震日伪的新四军襄河挺进支队，沿用这个名称，是想以此壮声势。支队成立，彭怀堂任支队长，李知本任政治委员。从此，支队积极开展活动，还采用邮寄的方法，把支队的布告投寄到城关、系马口、脉旺咀、分水咀、杨林沟、城隍港、田二河等地的国民党的乡（镇）公所，大造革命声势，动摇蒋家政权。并分派蚌湖口商捐700光洋，杨林沟500光洋，脉旺咀1000光洋。接着，支队四方游击，搅得敌人晕头转向，心惊胆寒。

分水咀附近有位叫肖秀康的教书先生，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被分水咀的国民党区长余登浩抓走。支队闻讯，派出几人枪，晚上闯进余家，严令余区长的父亲送信给儿子，限时放出人来，否则，就要拿他的全家开刀。余父再三讨饶，满口答应照办。果然第二天天还没亮，肖先生就平安的回家了。杨林沟伪保长罗东彩，混名罗臭泡，他仗势为非作歹，群众极为痛恨。他还阻止支队收商捐的活动，并向县保安队告密，抓走以商务会长作掩护的孙启明同志。联络站的罗老七将以上情况速报襄河支队。支队即派人到杨林沟向几个头面人物说：“孙启明，罗老七的安全，你们要负责，如有半点差错，我们是要找你们的”。他们怕把事闹大，便很快派人到芦排去向刘琼的岳父张协成求情，请张出面担保孙启明出狱。刘琼碍着岳父的面子，只好放出了孙启明。孙的获释，罗臭泡还不曾得知，满以为在杨林沟谁也惹不起他，整天茶馆进，酒馆出忘乎所以。某天支队派了几个人乔装找他有要事相商，把他从一家茶馆里“请”了出来，大家簇拥着他，待走进背街，就强行用毛巾堵塞住罗的咀巴，把他架到河边的树林子里，就地处决了。在他尸体上放着：“要问是谁所杀，襄河支队便是”的字条。支队当天在杨林沟朱老三家还提走二百元的商捐。这样一来，群众中就传开了：“新四军襄河支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白天看不到，晚上到处是他们。”一些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惶惶不可终日。

### 进军天汉重返老区

一九四八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第二军分区天京潜指挥部政委谢成同志，得知汉川有个“新四军襄河支

队”在活动，便派人来联系，并要求去人汇报情况。这样，李知本、朱泽九便赶往军分区。他们绕道撇开敌人的据点，走到天门的鱼新河附近，会见了原在天汉指挥部当参谋、时任该区区长的唐克同志，唐派人护送李、朱到观音湖二军分区所在地。谢威等领导人在听取了李、朱关于汉川形势和襄河支队的活动情况后，交给他们一项任务，要他们在返回汉川的路上，沿途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接受任务后，当即启程。二人在张港河边正巧搭上一支装芝麻去汉川贩卖的船。他们对船老板讲明：“沿途只要是新四军的税卡，我们保证不收你的税，但你要保证我们要去的地方都靠岸”。双方意见达成一致。船经岳口、彭市河、麻洋潭、仙桃、脉旺咀、城隍港抵汉川城。沿途侦察到岳口驻国民党军二百人，彭市河一百多人，仙桃驻一个团的正规军，脉旺咀和城隍港的区公所各有十余人枪，麻洋潭、蚌湖口均无敌驻军。因分水咀认识李、朱的熟人较多，故未上岸，这里的敌情不清。江汉二分区将李、朱报告的敌情进行分析研究后，决定进军天汉。

一九四八年三月天京潜指挥部指挥长邹毕兆，江汉军区独立五团团团长霍俊亭、副团长高华廷率两个营，五百多人枪，由观音湖出发，途经大板港、小板港、牛蹄支河、马湾、乾驿镇、田二河直抵小里潭。小里潭驻有国民党县保队一个中队，这是原来没有侦察到的。对方发现我部后，哨兵即鸣枪示警，我尖兵连发起迅猛的冲锋，敌人乱作一团，四散逃窜。这一场遭遇战，俘敌一个班，缴获步枪十支，机枪一挺，保安队中队长王求荣收拢残部退到分水咀。我部经过一夜的休整，次日从小里潭出发经横堤到韩集。在这里又与严斌的保安支队遭遇，双方交火时间不长，对方就向虾子沟方向溃逃了。这次俘敌20多人枪

还生擒了叛投分子谢木祥(原是方植三同志的警卫员)。邹指挥长在一次干部会上讲：“我们这次返回天汉，皮未破，血未流，抓俘虏，缴枪支，还撵跑了县保队，来了个下马威，影响是很大的”。这一次出击，收获确实不小。当我部返回原地途经岳口时，正巧为天门县的保安队一百多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开饭，枪支都分开架在几处，只听得人声嘈杂，碗筷叮当。邹指挥长和团长们立即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吃掉这股敌人。一声令下，我军以迅雷之势包围了院子，又闪电般地冲了进去，战士们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犹如晴天霹雳，使正在狼吞虎咽的敌人蒙头蒙脑，乖乖地举起了手，全部就擒。这一胜利的消息，当时由邹指挥长亲自拟稿，广为印发。这次行动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国民党的保安队慢慢地都龟缩到集镇的据点里去，再也不敢轻易外出骚扰了。

时隔不久，江汉二地委书记文敏生指派原在京钟县委工作过的张泽生、王遵义、唐国保等人，带一连的武装，回到天汉湖区。在这里他们会合了李知本，按照地委的指示，天汉工委成立，从此，加速了恢复老区的工作。当时设立四个区，岳口区区长张世斌，芦市区区长朱敬山，乾驿区区长魏坤，垌塚区区长夏茂林。一九四八年五月，江汉军区部队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王遵义、唐国保、张泽生、李知本率一个连，从乾驿、田二河直插分水咀附近；一路由江汉二分区司令员李学先、天京潜指挥部指挥长邹毕兆、独立五团团团长霍俊亭、副团长高华廷率一个营沿汉宜路东进南下，两路部队按预定计划在鲜鱼沟会合。尔后又分兵三支，一支打分水咀，一支攻虾子沟，一支袭击韩家集的国民党驻军。霍俊亭、高华廷、李知本带领的一支部队，攻克了分水咀，全歼

守敌两个保警中队和分水咀镇公所敌人，俘敌二百多名，并生擒汉川县国民党保警大队长刘琼及两个中队长和分水镇镇长。缴获步枪二百多支，轻机枪七挺，子弹一万余发。王遵义、朱敬山、方尧峰率部攻打虾子沟，敌拒守碉堡顽抗，激战一夜，久攻不下，我部伤亡不小，到第二天上午战斗结束，消灭了一个排的敌人。韩家集的国民党镇公所驻有敌三十余人枪，我部一上阵，他们自知不是对手，便缴械投降，很快结束了战斗。三支队伍会师吕家巷，接着又兵分三路，攻打芦家口、胡家场、垌塚镇敌人的据点。这一仗，活捉了芦市国民党的乡长祝古和清乡大队长曾汉清，缴获枪一百多支，轻机枪三挺，子弹两箱。祝古经过教育，有悔改表现，给予释放；曾汉清顽固反动，被就地处决。胡家场驻国民党军一个连，凭借碉堡顽抗，最后被我部将碉堡架火烧毁，敌人全被喂了“罐子”。驻垌塚之敌，得知我军已攻打虾子沟的信息，若惊弓之鸟，很快地逃跑了。是役，我部负伤十多人，牺牲六名。这次主动进击，扫清了一些盘踞之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为重返天汉老根据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 乘胜前进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七月，天汉部队在天门的刘家集进行扩编，由原来的一个连，扩充成天汉独立营，原任连长刘友全升任副营长，教导员徐泽胜。在我部不断进击恢复了天汉湖区根据地，获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又调派了五十一军进驻沿襄河一线的据点，脉旺咀这时也增派了驻军。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农田镇公所在汉川县城宣布成立，并任命冯子厚为镇长。冯一上任就召集保长们开会，回龙街上的保长盛玛瑙接通知准备参加，我新四军田龙区副区长吴斌知道这一情况

后，叫盛不要去开会。盛不但不听劝阻，反而狂妄地宣称：“我就是要去开会！谁也阻拦不住我”。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争取民心，巩固新建政权，上级决定对最反动分子予以镇压，对骚扰地方的土匪进行剿灭。决定下达，我田龙区大队长张世斌和区长夏茂林各带一中队人，分两路开展活动。一天张世斌在回龙街上正碰到保长盛玛瑙，他见张迎面走来，皮笑肉不笑的打招呼：“大队长！您们辛苦了”！张世斌见是正要镇压的盛玛瑙，就顺势的答话：“啊！盛保长，我们正有事找你商量，来，我们边走边谈吧”。走出街口不远，将这带着花岗石脑袋的顽固分子处决了。玉皇阁保长李望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也被镇压。农田镇长冯子厚的心腹保长刘耀武，也被夏区长处决了。杀了几个群众恨之入骨的反动分子，我们的基层政权就能更加自如的开展工作了。

夏、陈的两支人会合之后，准备袭击脉旺咀的国民党驻军。当时，敌人的主力驻脉南，小股驻脉北。我们趁夜色奔袭脉北之敌，等于给他敲了一棒。从此，脉北驻点之敌全都缩到脉南的碉堡里去了，这样，脉北就成了我们常去游击的地方。

国民党五十一军占据襄河沿线，还开来汽艇在仙桃至汉川县城之间的河面上来回巡逻，以壮声势。国民党又配合清剿。我六区政权被破坏，四区被迫撤到华严湖，二区撤到刁汉湖，五区撤到南湖垸，一时活动范围缩小。

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旬，天汉指挥部一个连和手枪队，天京潜指挥部四个连，配合江汉二军分区五团七个连，共约1200多人，奔袭汉川县城以西15华里的外围据点城隍港的国民党守军，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土蒋王维哲的一、二、三大队，俘虏一大队长张子荣（后被自己的部下打死），

三大队长唐明豪及国民党三阳、汉南、沉湖等三乡常备自卫队和分水镇长王自祥、三阳乡长严歌阳等官兵280余人，毙伤敌汉川保警二中队长以下30余人。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2挺，冲锋枪2支及其它武器弹药。我军伤亡十多人。

这次战斗的胜利，扫清了县城外围的据点，蒋军都龟缩于县城。这时，汉川县境内的80%以上的地方在我控制之下，中共天汉县委成立，何奇伟同志任县委书记。

天汉县委成立之后，恢复了天汉第六区，新建立天汉第九区。新区成立，情况复杂，特别土匪为患，有自称司令的陈壁祥、陈岑鹤、曾凡涛等大股土匪，各有人枪数百。还有小股土匪张良成、毛华成等，也有人枪上百。另有李柏芳、罗显之等、三、五一伙的散匪，他们四处抢劫，搅得人心不宁，给新政权带来很大的压力。县委派来了部队，不停顿的剿灭土匪，处决了土匪头子危协堂，镇压了黄沙铺的土匪黄××。横林口的三青团区队长杨长豪和大队长张子华以及肖金述、刘中哇等一伙为非作歹之徒，压住了邪气。在我坚决打击下，土匪四散，逐步瓦解。

一九四九年春，天汉独立营护送完捐款后返回湖区，途中和董武、赵五德的两股土匪队伍遭遇，发生激战。这时，我军士气正盛，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直把敌人追到湖里淹死百多人，俘虏五百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这一仗，我天汉独立营以少胜多，英勇果敢，声名大震。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张难先先生还亲来我军驻地蒋家场进行慰问。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蒋家王朝的末日将临，天汉地区军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解放全中国的行列中去。

据根朱泽九、李坤宇、张世斌、朱敬山等同志回忆整理

作者：中共汉川县委党史办编辑，本刊特约编撰

# 我在突围中的经历

张 国 祥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采用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参加中共两党和谈，并在谈判书上签字；一面密令他的部队“全面剿共”。他任命刘峙为华中“剿共”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对我中原部队形成包围圈。一九四五年十月，把新四军襄南挺进支队挤到了襄北（支队后改为大队）刁汙湖区。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军占据了襄河沿线的集镇，把守所有的渡口，封锁到襄南的通路。我们当时对蒋介石尚存幻想，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不向国民党军队打第一枪。我们的忍让，使国民党军队有机可乘，他们采取你退我进的策略，步步紧逼，排挤我们。那时国民党军队，在分水驻一个营，鲜鱼沟驻一个连，他们天天强迫老百姓修工事，天天四处捕捉我政军人员。那时，我在手枪队当副班长，看到这些情况，十分气愤，就向七连指导员戴金林请示，他同意我们对敌人进行反击。当时，正是割大麦的时候，我们到鲜鱼沟附近的湾堤角处设伏，待敌人从堤上经过时，我端起机枪打死敌兵二人，活捉二人，缴获美式步枪四支，我们也有两人负伤。以后听说，周恩来副主席在宣化店同马歇尔谈判时，用我们缴获的四支美国造步枪作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们根据地的物证，使美蒋代表，在物证面前，哑口无

言。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原部队奉命突围前夕，国民党的军队已向刁汙湖区日益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组织决定：一是部分领导干部化装，提前撤离，前往陕北。彭怀堂、汪明先等13人就是去陕北的一批干部。彭因在中途被国民党军队开枪打伤，由组织送往武汉医治，伤愈后到湖南隐蔽。二是动员区乡干部和部队上年大体弱的人员就地复员，各自寻找包括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进行隐蔽。这是接受大革命时期的教训，现今保存革命力量的措施。

此时，绝大多数的同志不愿复员。有的人自己无关系可找，一听说要离开队伍，就哭了起来，象孩子离开娘一样。如部队干部付玉和、张茂林、张明炎、张铭建、沈少海、胡执丰；襄北的三个区长：李知本、毛凤城、熊映庭等，都不愿意复员。可是组织已决定，又非执行不可。李知本哭了一场，我心里很难过，背地里送了他一条短枪。动员战士们复员，他们更是不通，说怪话、发牢骚，说：“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就不要我们了”，“现在国民党‘围剿’我们，要把我们丢下来送死”。解放后，有一次在武昌洪山礼堂听李先念同志讲话，讲到当时突围战士不愿复员的情况，他说：“我在突围时，从宣化店出发，有三个战士拦住我的马骂我，警卫员不答应，我说让他们把话讲完。那三个战士说：‘你没有良心，我们跟你抗战八年，抗日胜利了，你就不要我们了’。我说：‘你们不怕死就跟老子突围’。这三个战士就满意地跟着我们突围。留下来的人，有的被敌人杀害，有的做了一些坏事，有的投敌了，但多数同志是革命的”。还安排伤病员一律复员，复员的人，发给一个复员证和一年的生活费，口号是“争取一年后打回来，请大家归队”。

我们正在动员复员，调整队伍的时候，敌人兵分三路向刁汙湖区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南路从横堤方向来，北路从应城堤角方向来，东路从虾巢方向来，西面的去路也被敌人堵死了。我们在横堤和敌人交火，由于对方火力强，我们伤亡30多人。这时，虾巢方面的敌人也在我们背后打起来。我们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进行突围。农历五月十五左右，我们坐划子在青龙咀上岸，连夜急行军，经应城的西面、安陆的北面到达随县的芳草畈江汉军区司令部。尔后听说，我们留在湖区坚持斗争的手枪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国民党军围堵在韩集曾家壕口全队覆没了，周绍堂、刘金国、徐金堂等同志壮烈牺牲，其余的人被俘虏后就义。我们突围到芳草畈后，七连、九连和襄南指挥部、县大队合并为江汉军区警卫团，原天汉指挥长余学理任团长。原七连、九连合编为九连，干部都降职安排，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天汉突围的区乡干部编为干部大队，这些干部大都是天西和沔阳的，约五百人左右，大队长雷震。为了行军打仗方便，要求队伍轻装，每人只准带三斤重的衣物，要多带子弹武器。突围前我们在湖区的不少庄稼、粮食、耕牛、农具、船支都只好抛弃。

部队在芳草畈改编，江汉军区一、二、三团和警卫团为一纵队，还有王树声部属的一个师。动员大会上宣布改编情况和突围转移的路线后，部队从芳草畈出发，经枣阳、打黎城、走保康，再攻下南漳、准备到房县。这时，白天就不能行军了。天一亮，国民党的飞机就来，即便是不行军一天也要防六、七次空袭。在流水沟趁夜晚抢渡了襄河。王树声一个师，原拉后我们三天的路程，因他们碰到敌人沿路阻截，部队行进受阻，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们打下南漳就去打房县，

因为迟了四个小时，敌人已于四小时前进驻了一个正规师，他们的火器先进，弹药充足，我们强攻了两天三夜也没有打下来。这次我们伤亡很大，受伤的人被抢下火线，牺牲同志的遗体，都来不及收拾。经过一场恶战，一个营的部队最后编一个连都不够数，三营七连全部伤亡。攻不下房县，部队决定撤出战斗，将近千名伤员抬到山中，环境非常艰苦，只能吃点生包谷、土豆、红苕。部队攻下竹山，就地休整，等待王树声师，等了九天才等到。刚好他们一到，国民党胡宗南的66师和四川罗广文的一个正规师也追来了，敌人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粮食奇缺，没有住房，雨水又多，拉肚子、打摆子等疾病流行。部队行军走在山间崎岖小道上，稍一不慎，就摔下万丈深谷。脚上穿的布鞋，行军三天就变成了烂布巾，身上的衣服单薄，行军中总是干衣淋湿，淋湿了又穿干，病号越来越多，行军进度减慢。当时，干部战士都有一种怕病，怕伤，不怕死的心情。山区群众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较深，群众见到我们也不敢接近，有的老百姓还被国民党撵走了。当时，我们行军、宿营、吃饭都很困难，人员一天天减少。部队在竹溪山中的大马场集合，王树声同志传达上级指示，要部队化整为零，同敌人周旋。这样，江汉军区司令部决定留下一个团，分出一团到荆（门）当（阳）远（安）等地坚持斗争，二团到南（漳）保（康）等县坚持斗争，警卫团到竹溪、竹山、房县等地游击。将团里的干部，分到连队，以连为单位各自转移。在芳草坝我们手枪队是139人，到大马场时只剩下70多人。我所在的班被分到三营搞侦察。这样一分散，就更不好办了，很快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络，部队的群胆，变成了孤胆，被敌人各个击破，一一吃掉。到一九四六年九月，整个部队在鄂西北几乎

被敌人全部瓦解。后来得知，当时江汉军区五六千人的大军，除李人林同志带出一千多人外，最后突出敌人重围到达豫皖苏时，只剩六百多人。团长余学理被敌人包围后，他从后墙逃出，只身逃到山中，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参谋长刘在刚、政治部主任胡开堂当了俘虏，向敌人自首，大多数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关在竹山集中营，后来又被押到山东曹县，在途中我们为国民党当挑夫，乘隙我和被俘的陈祥娃（鲜鱼沟人）等四人偷跑出来，到处打听，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六纵队49团，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作者：原在孝感地区商业局任职，已离休。